

应该铭记和珍藏的民族血液

中华民族威武不屈誓死抗争的悲壮史诗

咆哮的鸭绿江

Roars Yalujiang

李燕子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李燕子 著

咆哮的鸭绿江

Roars Yalujiang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咆哮的鸭绿江 / 李燕子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33—2314—0

I. ①咆…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1969 号

书 名: 咆哮的鸭绿江

作 者: 李燕子

责任编辑: 张良村 张冰筱 (特邀)

责任校对: 刘晓京

装帧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cbb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 开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314—0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咆哮的鸭绿江

李燕子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鸭绿江一经发源，便左右开弓，一路劈开高山峡谷，把银子一样白花花的水流朝两岸漫漫的青山崖壁间猛摔过去，摔得天地间浪花飞溅，轰然作响。因为水蕴丰沛，这里的山像加了酵母的面团，发酵出遮天蔽日的植被。加之清代二百年的封禁，这里茅草成精，长成了参天大树。疯长的森林植被和继续咆哮的鸭绿江，无意间构成了木植漂放的天然良境。

早在日俄战争前，这里的原始森林和天然水运，就像黄金仓库一样吸引着黑黑黄黄的渴钱的眼珠子。日俄两国，先是雇佣朝鲜人扮成狩猎队，偷偷勘察鸭绿江沿岸的森林资源，继而纷纷成立采木公司，疯狂开采鸭绿江右岸中国东北的森林资源。肥白的银子江水一样哗哗流入本土，那是让人癫狂的资本回报，连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也按捺不住投资入股。遍地森林，遍地黄金，日本人眼见得俄国人身强力壮，生怕俄国一旦起了势，便在对岸的朝鲜设立采木公司与沙俄在中国的森林公司抗衡。终于，真金白银惹起祸端，为疯抢中国东北资源，1904年日俄间爆发了战争。一年后沙俄败绩，鸭绿江流域遂为日本人独控，俄国不得不将在鸭绿江流域的森林采伐权交给了日本人。

清政府早已洞悉日俄野心，但国运日衰，无力阻挡。为了与日俄相抗衡，加之移民滚滚，闯关东风潮日盛，清政府不得不对祖宗发祥之地宣布开禁，鼓励移民拓边、伐木。

鸭绿江沿岸开始少量萌发幼芽一样的中方采木业。

白选三正是中方采木业中最年轻的股东，那年刚刚三十六岁。与他一同经营采木公司的是他的两个把兄弟洪庆泽和曹宝恕。

日资将俄资顶翻后急于独霸鸭绿江沿岸森林资源，便对中方采木公司和木把亮出白眼珠，排挤、打击，肆无忌惮。1907年春天冰雪消融时节，日本暗中唆使朝鲜浪人潜入中国，将中方采木公司和木把堆放在江边的木植强行编成木排，顺鸭绿江流放。日本陆军中佐花垣坂二率六名士兵在下游秋生鱼口设卡，将漂过秋生鱼口的中方木植一律强占据为己有，充作军用。

日本人强占木植的消息传开，中方木把群情汹汹，咬牙切齿。木把多是闯关东的流民，拎着性命来到苦寒之地，千辛万苦，酷暑严寒，靠典质借贷，才伐下木植，所有身家性命尽在其中。眼下木植为日军攫走，生计即将断绝，人人怒火中烧，欲夺回木植，在白选三和洪庆泽带领下拥向通江县衙，要求县公署出面与日方交涉，早日索回。

知县冯永顺深知清廷软弱无能，惟恐事情闹大，劝说木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万万不可为国家惹祸。他穿着长袍马褂，唾液四溅地苦劝带头请求县衙与日方交涉的白选三和洪庆泽：“几根木植，损失了也就损失了，你们还想要回来，这不是与虎谋皮吗？你们只看到那几根木植，殊不知我们身处边地，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这一闹起来，不就是国家的事吗？你们跑了，国家能不管吗？能不连累本官吗？就算是不替朝廷着想，你们也该替本官想想啊！你们冬冒风雪，斧声叮当；夏渡沸流，呼天号地。散了木排，比本官自己的钱还痛切。所以本官在任上，哪时哪刻不把你们放在心上？这几年日本人偷你们的木植，哪一次不是本官替你们争气出力？上次日本人伊藤京重雇佣朝鲜人来我县插旗号木，本官一面照会安东军政衙门，一边派人拘禁伊藤，彼时本官担多大的风险？现在，日俄战争胜方在日，连朝廷都对日本人礼让三分，你们去得罪他们，岂不是以卵击石？本官知道你们为国纳税，都系良民。然现在时运艰难，本官恐你们吃亏，苦而无告，难以谋生，所以才喋喋苦劝。你们定不可逞一时之气为国家惹出奇祸，你们这边一惹动日本人，国家就要赔款，为你们损失这点小钱，国家要拿出大笔银子，这账你们自家算算划得来划不来？”

白选三被冯知县一番披肝沥胆的劝诫所打动，为了顾全大局，不给国家惹祸，劝木把忍下心头之恨。不料到了夏天，连日暴雨，鸭绿江水汹涌上涨，江面恶浪滔天，日本人又在朝鲜一岸高筑堤坝，致使江水冲向中国一岸，冲跑了中方木把和白选三采木公司堆放江边的木植。洪庆泽和曹宝恕来不及通知白选三便跑到了江边，却见日本大仓洋行正授意对岸朝鲜人下江捞取中方采木公司的木植，大仓洋行冒雨收购。中方采木公司千辛万苦采伐的木植，转眼就成了日资洋行的货物。

洪庆泽性情刚烈骁勇，忍无可忍，不顾曹宝恕阻拦，率领木把们拎着斧头和木棒在狂涛中放排追逐日本木排。两国木排在江中相遇，中国人、日本人，以及日本人雇佣的朝鲜人，三国人在鸭绿江上厮扭乱打成一团。洪庆泽身材威猛，一身武功，手起斧落，将最猖狂的短腿日本大仓洋行职员劈落江中。

这一仗，打死两个日本人五个朝鲜人，成了轰动日本朝野的特大号外。

日本震怒。日军驻朝鲜兵站司令部向通江县公署下令：限期八天，务将洪庆泽等人如数捉来，交由日方就地正法。冯知县惊慌失措，希望迅速平息事态，一边对日方赔礼道歉，一边将事情上奏清政府奉天交涉局。又怕日军不饶，连夜亲自到日本兵站司令部慰问日军。冯永顺未曾料到，他一个堂堂中方县长，本是来赔罪的，却被日本人蛮横地扣下来做了人质！

最后，清政府在日方压迫下妥协：同意将领头抗争的中方木把洪庆泽枪杀示众！白选三和曹宝恕各处罚金五千大洋。今后鸭绿江右岸中方木把所伐木植不得随意流放，一律交由日军木材厂加工，由日方定价。

中方采木公司是由三家民间资本凑成。白家尚可，洪家和曹家是典押借贷才凑起的银子，无力抵挡如此重罚。大哥洪庆泽被捆粽子一样紧紧地绑在木排的桅杆上枪杀后，曹宝恕一口鲜血喷射而出，在炕上躺了三天后毙命。临死前，他的双手在空中抓挠着，硬是不肯闭眼。

白选三紧握曹宝恕的手说：“老哥还有什么话？”

曹宝恕直着脖子，气喘吁吁，挣扎叫道：“我早有心把素娴……许配……许配给凤轩！”说完直眉瞪眼地望着白选三，嘴巴一张一合，不肯咽气。

白选三毫不犹豫地地点头说：“老哥，你放心，等他们长大了，我定照你的话做！”

曹宝恕松了手，又喷了一口血，咽了气。

2

时光流转，一晃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间，日本先是占领了朝鲜，进而踩着朝鲜一步一步进入中国，通过土地商租，蚕食、吞并大片东北土地，又通过商业投资，对东北资源进行疯狂劫掠。日本不但像当年排挤中方采木公司一样恶意排挤东北工商业，还纵容浪人以无赖手段屡屡犯边，到中国一岸插旗号木，插旗号屋，明抢暗夺，致使东北民间排日情绪汹涌澎湃。终于，1927年，中日民间又一次爆发了武力冲突。

这年夏天，日本浪人又一次举着国旗从朝鲜过江。刚一上岸，便将国旗强行插到通江县民居屋顶，凡插了日本国旗的民居，日本浪人都赖作是自己的。通江县百姓见日本浪人又爬到中国岸上插旗号屋，老少爷们冲出家门，持锹操镐，撒野发狂，把日本浪人狠狠地往鸭绿江里拍。日本浪人和日本人雇佣的朝鲜人经不起通江百姓的狠打，一番混战后鼻青脸肿，扔掉国旗，仓皇跳江游回对岸。

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黄昏，日本浪人却在日军支持下又从朝鲜过了江，这回到了中国岸上不再插旗号屋，而是点火烧房，一时间县城里浓烟滚滚，一片爹哭娘叫。此时白选三已任通江县商会会长，他穿着长袍马褂坐上马车直奔县署衙，掇起任上的黄知县，和县里的民团张团练一起张罗着率队奋勇抵抗。一番勇猛之后，终于打退了过江的日军和日本浪人。最后日军用野炮轰击县城。黄知县和白选三一边组织县民团用老抬枪以牙还牙，轰击对岸日军，一边电请奉天省长，要东北军发兵狠打。

奉天省火速派员与日本交涉。十天后，消息传来，中方妥协，答应了日本的四项无理要求：一、赔偿犯边的日本浪人损失；二、日军有权随时过境保护日本浪人和追捕中国土匪；三、惩办打死日本浪人的中方边民；四、通江县由中日共管。

奉天省责成黄知县，半个月后过江到朝鲜与日本人签订协议。

白选三气直了眼！

黄知县任上几年，全赖白选三和他同心同德。白选三有一张铁嘴，又是县商会会长。两人在民国八年为防土匪跟奉天省申请了款项，重修了城池，为了防备日本浪人犯边滋事，又办了团练，为此黄知县任上有功，还受到过奉天省褒奖。所以大事面前，黄知县离不了白选三，此次忍辱过江，黄知县更是不肯独行，便特邀白选三一同前去。白选三当仁不让，觉得日本人反复无常怕再使出卑鄙手段大家吃亏，又把洪庆泽之子，也是自己的干儿子洪震江推荐给了黄知县。令洪震江以通江县警察身份和民团兵勇冷宝生一道护卫黄知县、白选三及翻译一同过江。

3

就在白选三紧锣密鼓准备过江谈判事宜时，白家的乡下老宅来了个

踩盘子的胡匪。

这个扮成铜匠上门踩盘子的胡匪是个英俊小生，报号野龙。

一年前的冬天，野龙还是缙子（匪帮）里的粮台，到白家打家劫舍时败在白选三大老婆的枪法之下。大老婆一枪打死了缙帮的大揽把（匪首），缙子里的众兄弟见野龙机灵义气，就推他做了新揽把。新揽把收拾了残局，养足了兵马，寻机为前任大揽把雪耻。

野龙言语不多，进了白家院子搬过釉缸，仔仔细细，看了看缸上的裂纹，然后把围裙往膝盖上一擦，取出工具，专心致志，吱吱呀呀地铜起来。

外间有伙计支应着，大老婆回屋上了炕，伸手从烟管箩里抽出玉石烟嘴儿的长杆儿铜烟袋锅子，装了一锅子老旱烟，划着了火，慢慢抽起来。抽了一会儿，听着院子里没动静了，便支使二闺女：“给师傅倒碗水喝！”

白家二闺女白珍珠因性情暴烈，不事女红，丈夫死后被婆家逐出，眼下正在娘家守寡。

自打院子里来了个一表人才的小铜匠，二闺女就双目炯亮，静悄悄地扒在门边张望，仔细地打量着梨树底下的小铜匠：黄白净子脸儿，挺拔的鼻梁儿，只顾埋着眼睛干活儿，可是偶尔抬头，那眼神儿又机敏又活泛，活像《水泊梁山》戏里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只是小铜匠的声音听来十分耳熟。二闺女吃力地回想着，这声音仿佛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听妈发话，她忙不迭地舀了一瓢水，慢慢踱出去，不说话地递给小铜匠。小铜匠头也没抬地接过水瓢，咕咚咕咚喝光了瓢里的水，又头也没抬地把水瓢递出去。二闺女接过水瓢，一眼看到小铜匠的手，心里顿时一惊。小铜匠的两个食指明显地不同于其他，又粗又硬，指肚儿上生着一层淡黄色的老茧，一看就是个勾枪栓的手。

二闺女一下子明白了。一年前那个夜晚土匪在墙外拉枪栓的咔嚓声和叫喊声在脑子里轰响成一片，一个清亮高亢的声音在混乱中吆喝道：“躲开西北，躲开西北！西北有抬枪……不好！躲开东南，躲开东南，东南也有家什！”

她不动声色，接了水瓢，慢慢回了屋子。悄悄站在厨房里，不时偷觑着小铜匠。小铜匠虽然手上忙活着，眼睛却不安分得很，不时四下打量。二闺女看着小铜匠的眼神儿，心中更加有底。过了一会儿，小铜匠终于忍不住，对大老婆说：“大婶子，茅房在哪？我想去趟茅房。”说着灵巧地站起来。

大老婆知道二闺女在厨房，支使道：“二闺女，你给师傅指个道儿！”

二闺女出奇的听话，温顺地在厨房里应了一声，从灶前站起来，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雪亮盈盈地朝着小铜匠迎过去。

小铜匠一脚从屋门里迈出来，一张红润的圆脸就喷着热烈的气息逼过来，四目相对，小铜匠内心深处的弦儿“嘎嘣”地响了一下，脸一下子热起来。他看到二闺女粗黑的眉毛轻轻挑了一挑，黑亮有神的大眼睛里春波荡漾。她五官俊美，野性而妩媚，黑黑的睫毛微微上翘，鼻子也不像一般姑娘那样细巧，而是男人一样藏龙卧虎。见小铜匠看她，二闺女毫不躲闪，而是露出一排坚硬的白牙冲小铜匠明媚地笑了笑，用手朝屋外指了指：“出了门，往西边拐。”

小铜匠埋下眼睛，侧身从二闺女身边走出去。在走过二闺女的瞬间，他不由自主地偷偷朝她身上瞥了一眼。看到她掩在衣领里的脖子又白又嫩，侧面望去，她的脸掩在黑发之中桃花一样娇粉……

二闺女见小铜匠出了门，马上转过身子，目光一直跟着小铜匠，然后慢慢走出房门，到西屋窗户底下站住了。

小铜匠在房后四下逡摸着，暗记着白家炮台上枪眼的位置和数量。又从茅房出来，四下里寻找着暗枪和地枪，直走到二闺女身边，还机警四顾。

二闺女轻咳了一声，小铜匠吓了一跳，才发现西窗下站着二闺女。

二闺女小声说：“别看了，快回去吧。”

小铜匠面孔一片雪白，心里叫道：“完了，这回怕是栽了，让人家认出来了！”刚想张嘴，二闺女急忙把手掩在嘴上，示意他什么都不要说。小铜匠看了二闺女一眼，匆匆进了前院。

小铜匠心神不宁，心里七上八下，不时偷听着背后厨房里的动静，厨房里安静无声。小铜匠心里愈发放心不下，只得急三火四铜好了缸，又被大老婆挽留抽了两袋烟，直到黄昏日暮才被热情地送客。

没有官军，也没有异样。小铜匠临走时睁大眼睛四下里看着，想再看一眼二闺女，遗憾的是院子里黑乎乎的，只有树影。

小铜匠出了村子，沮丧又庆幸。直到这时，一颗惊悸的心才落到腔子里。腿软得厉害。

月亮升上来了。

春天的山林里，泥浆正在地下翻涌，柔软的青草像青春的胡须，茸茸的，透着清新。缭绕在森林里的寒冷空气换成了柔和的春风，暖烘烘地小声扑打着去年的衰草。地气即使在夜里也蒸腾着，腐烂的青草更加腐烂，

准备化为腐土，做新生植被的养料。小铜匠眼前一直忽闪着二闺女的影子，酒意中，这个身影越来越真切地撩拨着他腔子里这颗青壮壮的心，他后悔为什么当时没跟她多说几句话。正在遗憾得枯肠枯胃，一匹马忽然从林子里钻出来。

胡络子里的人见到马和枪就乐了，小铜匠在心里用黑话叫道：“嗨！真是没奶就来了妈妈，想孩子，他娘舅就来啦（想什么就来什么）！”也不问是谁的马，小铜匠急忙走过去，刚想伸手拉马缰绳，一个背枪的黑影从林子里走出来，他下意识地把手往腰里伸，只听一个女人的声音低声说：“别动，是我。”

二闺女站在月亮地里，右肩背着一支毛瑟枪，左肩背着一个麻花布的小包袱，慢慢走近小铜匠。他们脸对脸地在月光下互相看着。二闺女的睫毛又黑又长，眼睛又明又亮。静了一静，二闺女毫不含糊地上前一步说：“我要跟你走。”

小铜匠牵过马，抚摸着缎子一样光滑的马脖子，马脖子上的血管跟他的心一样突突狂跳着，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二闺女笑了：“知道。”

野龙也笑了，露出一口白牙：“算你眼尖，谢姑娘不报官之恩哪！”

二闺女羞涩地扭过头。

“络子里的日子苦，你能受得了？”

“受得了。”

“那好！我得试试你的胆量，做马胡子的人，没有胆量可不行。”

二闺女说：“怎么试？”

野龙把腰间的酒壶解下来，放到二闺女的头顶上。然后，他开始慢慢后退，退到三十米开外，黑夜里一声清脆的枪响，二闺女头上的葫芦酒壶应声碎裂，烧酒溅了她一脸。二闺女只拿手抹了把脸，身子不惊不惧，纹丝不动。

野龙没想到一个妇道竟有这样的胆子，惊喜地赞了一声：“好！”

二闺女却不满意，她从野龙手里接过枪，拣了一块石头放在野龙头顶上，照着野龙的样子慢慢后退。同样退到三十米开外，抬手一枪，野龙头上的石头砰然碎裂，溅了他一嘴泥沙子。

野龙惊喜得透不过气，说：“你？练过枪法？”

二闺女明亮的大眼睛在月光下望着他，爽快地点头说：“我从小就什么都不爱，只爱这一件事：骑马打枪……”

美人、战马、好枪，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快慰的？野龙顾不得多问，急忙一跃上马，伸手一把拉过了二闺女。

二闺女纵身上马，把软柔的身子贴在身后那面咚咚直跳的胸脯子上，就像贴着一堵血肉垒出的暖墙。

野龙缱绻地把二闺女搂在怀里。策马狂奔之前，野龙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二闺女简洁地说：“我男人死了，婆家不要我了，我在家里……太闷了……”

野龙搂着胸前柔软热烈的身子，急匆匆说：“我也没娶过亲……”

二闺女回过头，望着野龙，心满意足地笑了。

4

二闺女不识字，临走前画了一张图用剪子扎在了妈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图是歪歪扭扭的粗笔悍墨，画着个女子牵着马，背着枪，拿着小包袱，跟在一个挑着担子的铜匠身后。大老婆一看就明白了二闺女的去向。她身手麻利地穿上青布大衫，扎紧绑腿，背着老铤，策马狂奔追赶二闺女。

白选三的大老婆有一手好枪法。

大老婆富察氏，祖上系满族镶黄旗。善骑善射的血脉传到她这辈，尽管已入农耕生活，骨子里还是天性不改，刀枪剑戟，上手就灵。

大老婆知道自己骑射本领出自血脉天生，是因为护鸡的经历。有一年家里鸡多，总有老鹳子来叨，逼得大老婆天天拿着树枝子站在房后朝天上扑打。久而久之，老鹳子全不拿大老婆当回事，有时当着她的面，就把一只正下蛋的花母鸡掠到空中，然后落在离大老婆不远的大树上，爪子上拎着奄奄一息的母鸡给大老婆看。大老婆愤怒地用石掷它，居然百发百中。老鹳子吓跑了，却又出来了更凶的野物。

那是个月明星稀之夜，大老婆躺在炕上听到房后鸡窝里有吓酥了的颤抖和哽在喉咙里的觳觫。她顾不得天寒地冻，穿着灯笼腿裤子披一件大襟棉袄，从门后拎了铤子直奔房后鸡窝。

大老婆刚到房后，就觉得眼前一黑，一个巨大的黑影遮住了月亮。黑影在她头上无声滑翔，在月光下舒展着巨大的翅膀。这翅膀优美流畅，

闪着锦缎一样的光泽，长得望不到边，上面几乎可以坐下一个三岁的孩子。大老婆呆了半天，冲屋子里叫了一声：“当家的，座山雕来叼鸡啦！”她的喊声在冬夜里被寒气冻住了，白选三捂在严严实实的被窝里，哪里听得到？

座山雕不容大老婆再喊，无声地飞到大老婆头上，它没有叼鸡，而是在掠过大老婆的瞬间，仿佛骑手在奔驰的骏马上伸手到地面捡一件东西一样，它出人意料地掠走了大老婆。

大老婆毫无防备，只觉得头忽悠地晕了一下，两只脚就腾了空，身子被座山雕紧紧抓住。她乱踢蹬着腿，却有劲儿使不上。大老婆忘了手里还拿着铤子，一边挣扎一边像对人一样骂道：“好你个畜牲，快放手哇！”

座山雕匆忙而坚决地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它的巨爪越抓越紧，勒得大老婆透不过气来。大老婆只听风声过耳，座山雕拎着她像拎一条面袋子，对着月光，越飞越高。她眼看着头就要撞到面前明晃晃的月亮上，人立马晕船一样忽忽悠悠，恶心得要吐。

大老婆眼看着自家的房屋越来越小，冰雪以越来越凉的气息在她面前掠过，沟壑间的皑皑白雪被月光涂得一片青灰……突然，她才意识到手里还有枪啊！人在穷途末路时，枪杆子就是活下去的理由和保障。大老婆看了看脚下，脚下是冻得硬邦邦的土地，还有大树上鞭子一样的枝条。从这样的高空坠落，即便不死也会伤肢断臂。大老婆稳下神，断定座山雕不会永远在天上飞，它总有落下来的时候，就停止了挣扎，屏息静气地等着座山雕的势头低下来。

座山雕见爪中的猎物停止了挣扎，便平稳地降低高度，试图找一小块平坦的地方降落。就在它降到离地不足两人高的地方时，大老婆闭着眼，把老铤向上一举，抵着座山雕的胸脯子“嘭！”的一声，扣动了扳机。座山雕在空中停顿片刻，试图拉升，却无力地扶摇直下，接着，大老婆和座山雕同时栽到了雪窝里。

大老婆在月光下拖着座山雕，在雪地里跋涉了半夜，及待回到自家院子里时，几乎冻昏。她把座山雕扔到院子里，悄悄回屋取了水桶，在雪地里撮了一桶雪，一个人在厨房过道里，把冰坨子一样的手脚拿雪反复搓了又搓，直到搓得过了血脉，才回屋进了被窝。

大闺女刚刚出嫁，跟着婆家的商号到了青岛。大老婆一身的凉气惊醒了身边一左一右的二闺女和老闺女，她俩同时睁开眼，紧了紧被子，老闺女喜珠闭着眼拱进大老婆的被窝说：“妈你上哪去了，身上这么冰凉，我

给你焐焐。”

大老婆轻描淡写说：“妈上茅房了。”

第二天早上，白选三才知道大老婆昨夜用老铳打下了一只座山雕，至于怎么打的，大老婆只字未提，她只知道这一枪打开了她身上另一督脉的灵气。

以后大老婆开始打枪。仿佛武状元再世，枪一到她手里就万般听话，她习了不到一个月的枪法，就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冬天，她戴上狗皮帽子往那儿一站，背影里看，身材不高，像个爷们，一身的勇武之气。日俄战争后乡间匪患一年比一年频繁，她数次退匪，去年冬天家里来了胡子，白选三和小老婆住在城里的白家商号，是大老婆独自带着二闺女，抱着老抬枪到炮台上退了匪，为此县里把这件事报给了奉天省。奉天省查有实据，嘉奖令下来，大老婆还得了一枚勋章。一个乡间妇道得过奉天省的嘉奖，曾轰动一时，不过对这些大老婆都不以为然。

大老婆矮小的身子骑在马上，雪青马撒蹄狂奔，一直追过了三道冈。山路漫漫，月光如水，却再也不见了二闺女。大老婆愤怒又伤心，举着毛瑟枪，往天上一搂：咣咣咣！震得树叶飘落，鸟儿惊飞，很久，她才喘匀了气，心犹不甘地回了家。

5

民国时，家里要是出了胡子，当家人必得赶紧报官，只要报了官，就算永脱干系，人犯家不犯。白选三一边恨声不绝，一边到县里的捕盗营给二闺女销了户，从此他就再也不认这个逆子啦！

可是逆子没有忘记他。上山为匪的二闺女做了野龙辮子的二揽把，报号“银蝴蝶”。

银蝴蝶虽然带着一匹快马和一支毛瑟枪入了辮，可她到了辮子里才发觉自己的局底（资本）还浅，眼前这些弟兄，人人都有一段传奇经历，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自己局底铺得不厚，难保日后有人不服。碰巧辮子里开了春正忙着抓挠钱粮，每到这时土匪都要在一起议定下山绑票的目标，银蝴蝶便心下一横，对辮子里的四梁八柱说：“要绑就去绑我爹吧，我家钱

厚!”

众匪盯着银蝴蝶的冷脸，惊诧得面面相觑。

野龙吃惊地看着银蝴蝶，为难说：“虽说这个老丈人不会认我，可我得认他呀！姑爷绑老丈人的票，说出去我还是人不是人？盗亦有道。”

银蝴蝶说：“有道就不当盗了，你再斯文在别人眼睛里也是个胡子，成不了我弟弟凤轩那样的读书人。我叫你绑你就绑，只要别伤着他就行了。”

众匪交换着眼神，笼着手，个个不吭声。

银蝴蝶冷冷瞥了一眼众弟兄，说：“穿上血布衫，就把眼一翻，在我眼里，只有人票，没有亲爹。”

众匪沉默了一会儿，纷纷点头赞服道：

“二当家的说得是！”

“二当家的有海量！行！”

“真是个茬子啊（硬货）！”

众匪乐颠颠地和银蝴蝶商量了半宿，了解了白选三的喜好和习惯，第二天就派人出去绑票。

眼看还有四天就到过江谈判的日子，白选三跟黄知县一边起草檄文，一边检查所带日本人屡屡犯边作乱的证据，包括日本浪人唆使朝鲜人在通江县挖掘古墓，盗取中国国宝的事实。此国宝是汉魏时期的石碑，上面记载曹操手下名将征伐高句丽时的情况，此碑证实辽东一带，在汉魏时期就属中国版图。日本人听说此石碑出土后，急欲盗取古碑。黄知县进士出身，学识渊博，自石碑出土就深知这是国宝，命县民团严加看护。日本人盗碑不成，便偷拓碑文运回日本进行研究，然后买通朝鲜人过江毁碑。白选三手中不但握有日本人指使朝鲜人偷拓的碑文，还有日本人欲毁碑灭史的证据。这证据白选三不敢放在县城内的白家商号，而是藏匿在了南江村的白家老宅。

白选三过江之前，必须回南江村取了证据。

大车晃晃悠悠从县城出来眨眼上了山路。阳光下，山林里一片寂静，山风一吹，茂密的老林子里有说不出的清凉。鸟儿在阴凉的林子里无声无息，只有大车来到身边，才从树窠里“噗！”的一声飞出来。鸟儿的翅膀仿佛又扇出了更多的凉意，凉得白选三不知不觉有了尿意，他挪动了一下腿脚，让伙计停下大车，准备到树下方便。

白选三到了树下刚刚站定，耳边忽然风声一紧，树上撒下一个大口袋，兜头盖脸灵巧地将他罩住。白选三一边心惊着不好，一边被树上跳下的人麻利地捆住了手脚。

一把冷硬的枪随即顶在白选三肋下，从树上飞跳下来的人低声喝道：“别出声，出声就难保你性命！”

林子里也蹿出了人，看住了伙计。

白选三捂在大口袋里，四周暗无天日。他打着坠子不肯挪窝，恳求道：“好汉，你们放了我，宽限几天，改日我定然自己跟你们去！钱，尽我所有，敞开了给你们花！”

对方冷笑道：“阎王要你三更死，你敢拖延到五更？”

“好汉，你们也是当地的爷们，难道不知前几天日本人犯边，两边打得天翻地覆吗？”

“我们只管追风赶尘，别的事一概不问。”

“我正是要为这事过江去跟日本人说理呀！”

“我们不管你去跟谁说理，你要是再啰嗦，我认得你，我手里的家伙可不认得你！”说着枪顶得更紧。

白选三拧着满脸苦褶子，他知道这事最不能挣扎，便闷在白麻布口袋里，由着一双大手把他搬到马上，上了蒙眼，跟人进了深山老林，进了胡络子窝棚。

白选三一连在土匪的地窝铺里住了三天，急得满嘴燎泡，可是既没人招呼他，也没人折磨他，只有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小崽子们对他像对待亲祖宗一样恭恭敬敬。胡络子都在深山老林，属于林中密境，纵然逃出去，也会迷路，他想跑也跑不了，焦虑之极，只好不停地围着地窝铺打转。第四天，他眼见一个蒙面女人从外面进来，跳下马背，进了土匪的窝棚马架子。她的背影看着有些眼熟，再细看，竟然颇像二闺女。

白选三悄悄蹿上去，躲在马架子窝棚背后，对着蒙面人的背影，猛地喊了一声二闺女的姓名：“珍珠！”

银蝴蝶下意识地一回头，虽然她蒙着面，可她那双热烈奔放的大眼睛瞟不过亲爹。白选三从墙边抓起柴棒冲出去，银蝴蝶及待白选三的本棒靠近，轻轻用枪一挑，就把白选三手中的柴棒挑飞了。

白选三疯狂叫骂道：“狼心狗肺的小反上！你绑的是谁？是你亲爹！”

银蝴蝶扯下蒙面，她的脸色比在家时更加鲜亮，脸上躁烈难耐的表情

换上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刚硬。她瞥了爹一眼，再不是从前那样倔硬的语气，而是用妇人的腔调不屑说：“爹，看你说得多难听！我本来是想接你来住几天，怕你不来，才使出这法子。”

“呸……绑票！我把你这个不忠不孝的……”白选三说着又扑上去要打。

一杆长枪轻轻抵住了白选三的胸脯子，银蝴蝶冷硬说：“爹，我现在是‘刀尖子拌饭，肉皮子上取钱’，别以为我不敢插（毙）了你！”

白选三捶胸顿足咆哮道：“那你就插了我！叫世人看看，闺女不但绑了亲爹的票，还抹了亲爹的脖子！”

“亲爹？”银蝴蝶冷冷一笑，收起长枪，“我叫你一声爹你才是我爹，我要是不叫，你就是我手里的人票！”

“好，好，你狠……你狠……我白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无国无父的畜牲……”

“不管是畜牲还是牲畜，爹，我绑你，不为别的，是因为你欠了我的，欠债当然得还钱哪！”

白选三瞪大眼睛暴跳道：“我欠你的钱？我啥时候欠过你的钱？”

银蝴蝶理直气壮说：“儿女是前世的债主，这话不是你说的吗？虽说我头一回结婚你给了不少陪嫁，可这一回，你是连根头发丝都没给过我。爹呀，世上没有这么嫁闺女的，你就别心疼了，这赎金就算是你给我的二婚嫁妆啦！”说着一挥手，小崽子捧了笔墨纸砚过来，又一崽子在白选三面前放上了高桌子，银蝴蝶不软不硬地逼道：“爹，就在这儿，你按我的话，给我妈写个信儿，叫她把你赎出去！她要是不赎，我就只好让爹一辈子住在这破马架子窝棚里，我给爹养老啦！”

白选三一听，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冲过去伸手要打二闺女，银蝴蝶只拿枪轻轻一挡，白选三就趔趄着站不稳了。

野龙在屋子里听到了，也看着了，见状一步跨到门前，扑通一声跪在白选三面前，叫道：“爹！”

白选三细瘦的手指冲野龙脑门子指点着：“杀千刀的匪货，别管我叫爹，我不是你爹！”

野龙灵活地眨巴着眼睛从地上站起来搀扶着白选三说：“爹，你别怪我说话好听，当胡子的，哪个不是万水千山的腿，蜜里调油的嘴？不管你认不认，我们总归是你的孩子。她是你闺女，我是你姑爷。爹，我们本想接你来住几天，怕你不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你要是生气呢，气死也就